

在美国所读《碛砂藏》

王 菡

早已耳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书库藏有甚多宋元版的《碛砂藏》，惜未经眼，适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邀请参加该馆75周年馆庆，于是趁此良机，到纽约、普林斯顿、华盛顿等地访读中文古籍，遂得以见到若干种《碛砂藏》。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受到了图书馆长马泰来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在北京时虽已认识，但交往并不多，此番到了普林斯顿，马先生颇尽地主之谊，除我原申请的《碛砂藏》以及《永乐大典》两册，还取出该馆所藏西夏文佛经两册，使我一饱眼福。

世人瞩目的葛思德书库，皮藏了原藏在北京一座寺庙——大悲寺的《碛砂藏》，计近七百册南宋刻本，一千六百三十余册元刻本，八百六十余册明刻本以及二千一百多册白纸钞配。^①事实上，葛思德书库所藏的《碛砂藏》的准确数字，曾经胡适、屈万里反复审核，虽然胡适于1959年发表的文章中对葛思德书库中的《碛砂藏》有一个统计，1966年屈万里又曾经作过一番统计，在葛思德书库根据影印《碛砂藏》目录整理的馆藏目录的最后一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右系最后核计之数字，计存一四七九种，六零一四卷，五三五九册。万里 一九六六，八月一日。”

宋元递刊的《碛砂藏》，至今已知存世较为集中的地点有：北京国家图书馆^②、原在陕西开元寺卧龙寺今藏陕西省图书馆、山西太

原崇善寺、日本杏雨书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书库，海内外又多有零本^③。在陕西的一部，1935年曾经影印；太原崇善寺的一部曾有《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等资料揭示^④；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书库的一部，既有胡适先生的考察在先，又有汤一介先生的介绍继续^⑤，引起我十分的兴趣。我虽然并不研究佛经，但对宋元时期杭州地区的印刷业很有兴趣，有机会亲睹这部刊印流传甚为复杂的大藏经，自然是深感荣幸。

由于时间短促，不可能全部检阅，于是挑选了数部宋版和元版佛经。幸而前人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有相当详细的目录，标注出某部是何时的印本，其中是否有明版补配或后人钞配。该图书馆的研究基础甚好，不仅先有胡适先生任葛思德书库库长时对这批《磧砂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⑥，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现在的库长马丁(Martin Heijdra)博士、图书馆长马泰来先生、主持善本书目编目工作的艾思仁(Soren Edgren)博士、《东亚图书馆杂志》的执行主编罗南熙(Nancy Norton Tomasko)博士都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我共读了7种宋版的《磧砂藏》，它们都是在嘉熙三年(1239)至嘉熙四年间^⑦完成的。例如“伤一”字函《甚希有经》卷末题记：“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下砂场第七灶衙西面北居住奉/佛弟子唐思敬同母亲倪氏三娘妻王氏三娘男岷家眷等/情旨发诚心施净财貳拾贯文省恭入延圣院经坊命工刊造/甚希有经一卷功德追荐先考唐六十承事超升净土者更乞/保扶家门清吉人口安宁皆嘉熙三年七月 日弟子唐思敬谨题。”

《佛说无上依经》卷上的卷末题记曰：“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北郭追远庵道者顾觉臻/兹者发心回施长财捌拾贯文恭入/平江府城东延圣院大藏经坊刊造/无上依经上卷永远流通圣教所集功德回向/真如实际奉福三界万灵十方真宰法界冤亲同成种智者/皆嘉熙三年二月 日 道者顾觉臻谨题□干雕经版僧可晖善成可闲法来法

澄法升志圆募缘/都劝缘住持释法超。”

“伤七”函《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集经》、《入法界体性经》之卷末题记曰：“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下砂南场第七灶居住奉/佛弟子唐思明同妻瞿氏四十九娘男大年家眷等施官会肆拾伍阡/恭入磧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入法界体性经一卷所集功德上答四恩下资三有者嘉熙三年十二月干缘僧志圆题。”

我所见到的宋版《磧砂藏》卷末题记多类此，明确指出时间、刊经地点、刊经价格、施经者的地区及其缘由。元代的经卷末题记则不同于此，虽然内容似乎也包括了这几项，但功德主多为官宦，如松江府僧录管主八。

元代经卷据统计共有一千六百余册，我尽我的时间翻阅了五六种。《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第十一卷末题记曰：“劝缘都功德主右荣禄大夫行宣政院使张闾谨发诚心捐舍净财/壹佰锭刊雕大藏经文鸠兹胜力端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万万岁/皇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秋文武官僚常居禄位更愿/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次乞保佑身躬康泰禄算增崇合衙眷爱如意吉/祥上世宗祖咸遂超升法界冤亲俱圆种智/大元国岁次丙午大德十年正月初一日意愿。”这条题记的用语与管主八在《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的题记有相似之处。经查，该卷可补国家图书馆和陕西本之缺。

有的题记依旧反映了民间助资刊刻的情况，比如“敬四”隋达磨笈多译《摄大乘论释》卷第四的题记：“平江路磧砂延圣寺比丘志明发心舍施白米一十二石恭入刊经局/人匠食用助刊大藏经板所生功德仰酬/佛祖之恩下报生成之德普为有情同兹利乐大德十年五月 日意。”这条题记可补国家图书馆藏本之缺。

再说《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由于此卷上有管主八的长篇题记，记载了西番文、河西字大藏经的刊刻工作，受到自王国维^⑥以来近百年的重视。起初是王国维等人在日本善福寺所藏的《磧砂藏》中看到这段文字，以后人们陆续得知太原的崇善寺、国家图书

馆亦存该卷佛经，并有完整的题记，使研究者可以更加方便地对这段题记记载的史实进行研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管理葛思德书库的马丁先生谈起此事，他竟然在书库中找到了《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遗憾的是卷末管主八的题记只残存了前半，后半无存。前半中尚存关于西番文、河西字大藏经的刊刻事，足资考证。

另有一条题记是在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所刊“驾一”宋施护译《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卷二之末。此卷佛经函套内有一纸条，曰：“此中有延祐二年磧砂版善巧方便经，为向来所未知。”字迹似钢笔水，不似上面提到的屈万里的笔迹，不知是否胡适先生的遗珍？卷末题记曰：“平江路磧砂寺大藏经局伏承/妙明圆悟普济佛心大禅师本路嘉定州大报国圆通寺/住持比丘明了伏睹本寺刊雕/一大藏经版胜事思念/法宝胜缘千生难遇夙(以下多字磨损)/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沾利益/延祐二年岁在乙卯八月 日题。”其实宋元以来的几部《大藏经》中均收录了此经，国家图书馆便有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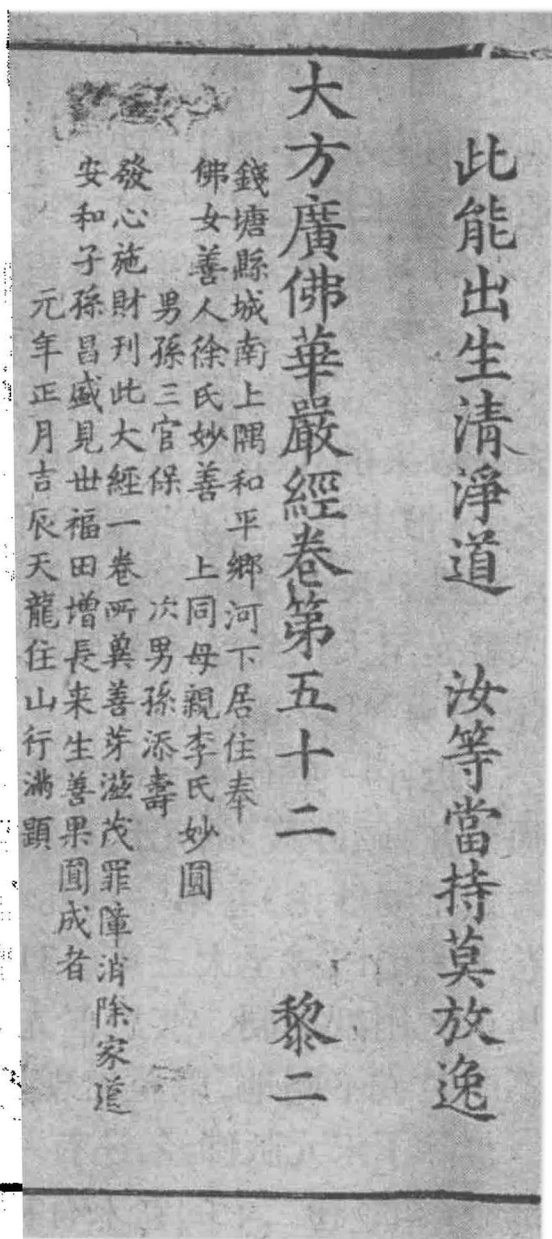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卷末题记仅残存一行：“平江路磧砂延圣寺比丘志颐情旨伏自行年庚戌五十七岁七月。”庚戌就是至大三年，志颐此时主持寺中刊经事宜，亦见载于其他册《磧砂藏》中。

近年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的扉画^⑨，在《磧砂藏》的元代补刊中很醒目，其刊工为杨德春。《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一百九十一的卷首扉画就是这样一幅扉画，其卷末题记曰：“至大三年(1310)六月 日住山志明谨题。”扉画用纸与正文用纸不同，艾思仁先生因此推想扉画的印刷与正文的印刷不同时或不同地，以至出现如此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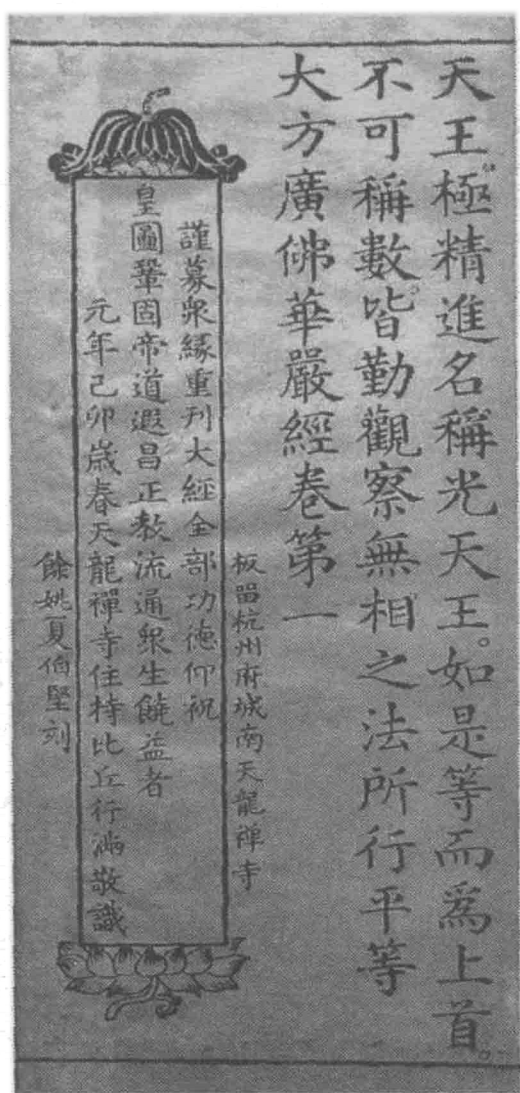
除了宋元版佛经，还有一些补版也相当有意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的卷末有补裱的书牌及韦驮像，书牌内空白，书牌旁有一行小字：“崇文门里单牌楼裱褙胡同胡家印造。”另一卷佛经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卷末有同样的修补，书牌旁有同样的一行小字。由于一般认为这部《磧砂藏》有明代补刻的八百多册^①，那末这行小字为我们提供了这部《磧砂藏》明代在北京补版印行的具体证据，也对北京大悲寺所藏一部《磧砂藏》的缘由进行了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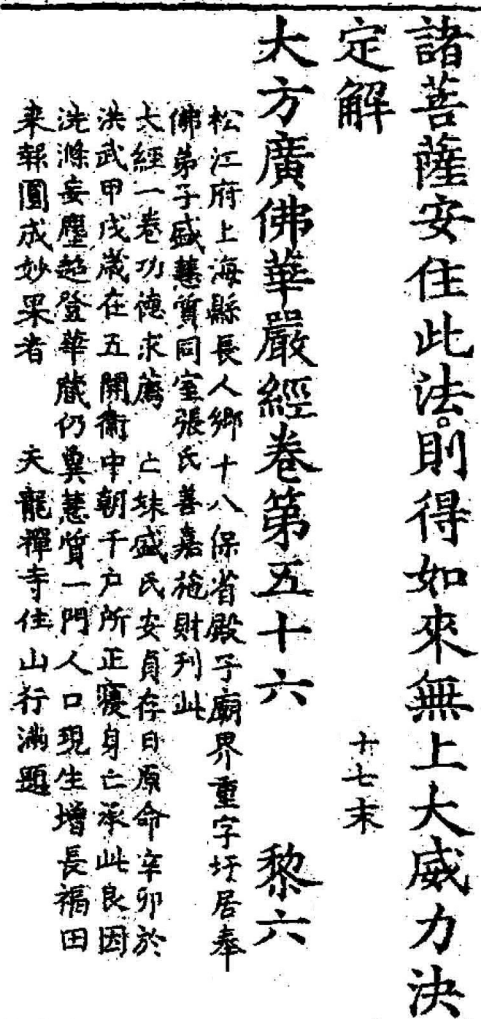
由于胡适先生的文章，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磧砂藏》中的“天龙禅寺”的明代刻本，特别引人注目。行前，善本部的李际宁先生希望我能代他查阅这些“天龙禅寺”刻本，果然，共看到三卷，俱属《大方广佛华严经》，系卷第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六。国家图书馆所藏“天龙禅寺”本，全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存卷一、二、三、四、五、七十二、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八十。普林斯顿所藏卷五十二卷末（图一）题记曰：“钱塘县城南上隅和平乡河下居住奉/佛女善人徐氏妙善上同母亲李氏妙圆/男孙三官保次男孙添寿/发心施财刊此大经一卷所冀善芽滋茂罪障消除家道/安和子孙昌盛见世福田增长来生善果圆成者/元年正月吉辰天龙住山行满题。”而国家图书馆所藏卷一末有题记曰：“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视/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住持比丘行满敬识。”卷一这三行字镌刻在莲花形书牌内，书牌右侧有一行小字：“版留杭州府城南天龙禅寺。”书牌左侧也有一行小



图一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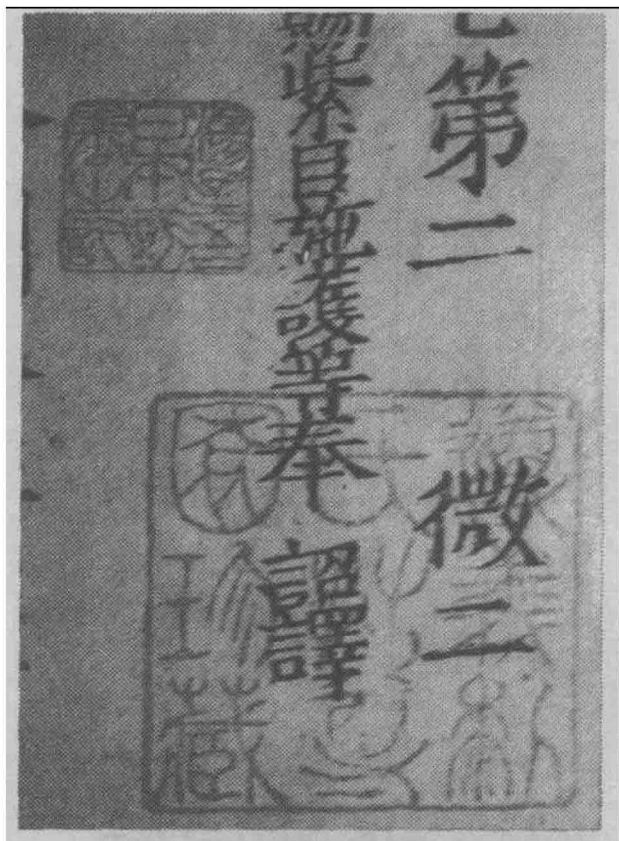
图三

字：“余姚夏伯堅刻。”（图二）这两条题记将捐款人、刻经者、刻经时间及经板保存地均交待明白。李际宁在另一篇文章^①中曾经阐述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磧砂藏》中的永乐年间补刊部分的题记，补刊的地点也是在杭州。胡适先生曾经认为“元年己卯岁”是指明建文元年，因后来避讳而挖改掉“建文”二字，己卯固是建文元年，但我所见到的落款尚有“己卯岁春天龙住山行满题”和“天龙禅寺住山行满题”，尤其是卷五十六卷末题记在“天龙禅寺住山行满题”之前几乎没有多少空白可供挖补（图三）。天龙禅寺刻经的研究似尚薄弱，这些资料希望能有助学界。

承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书库的艾思仁先生见告，纽约公共图书馆还藏有一些《磧砂藏》零本，亦为美国人吉礼士(L.V.Gillis)从

中国购回。艾思仁先生关于美国人吉礼士从中国所购书的缘由及这些书后来的大致去向，有专文介绍^⑫，此处不赘。但这一部分《磧砂藏》零本很有特点。

纽约公共图书馆版画与印刷史研究的资料在单独的一间阅览室，需要提出申请并预约。幸好有艾思仁先生事先已告诉我索书号，纽约公共图书馆没有书本式的善本书目，所有的书目均在电脑的数据库中，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书名并不能利用其他查找途径的话，那才是手足无措。该馆所藏



图四

《磧砂藏》我看到的是《阿差末菩萨经》和《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仅卷二之册，系黎庶昌旧藏，经折装，共十一纸，首叶有一枚大印“遵义黎氏拙尊园珍藏”，旁边一枚小印“杨星吾日本访书之记”（图四）。特别有趣的是，该卷背面竟也钤有“遵义黎氏拙尊园珍藏”之印，共十三处。这种情况似罕见，或许我识见浅陋。北京国家图书馆也庋藏部分藏书家藏书，未见纸背钤藏书印者。我没有看见卷末的题记，但艾思仁先生的文章指出它们刊刻于元大德五年。其扉画风格与《阿差末菩萨经》的扉画颇一致而细节并不全同。这些扉画的特殊之处，是它们具有藏传佛教风格。《阿差末菩萨经》扉画的刊工“陈宁”，正文刊工有“滕秀”，其余仅留单字的刊工不赘录。陈宁不仅参加《磧砂藏》，还参加了《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刊刻^⑬。

《磧砂藏》的刊刻源流、主持人、宗教史意义，都已经有了若干文章介绍，此处无意赘言。但是我所看到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书库

和纽约公共图书馆藏的数册《碛砂藏》,其题记、扉画、刊工、刊刻价格、印章诸项,对于充实宋元时期杭州印刷业的记载,充实对北京地区刻书业的认识,研究宋元本《碛砂藏》的递藏,或有借鉴意义,故备说于此。

国家图书馆所藏《碛砂藏》的资料,承李际宁先生帮助查找核对,特此致谢。

注:

①⑥⑩胡适:“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大陆杂志》,第十九卷第十期,1959年11月。

②李际宁:“北京图书馆藏《碛砂藏》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③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介绍》,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④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汤一介:“简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⑦李际宁在《中国版本·佛经版本》中说:“宝佑六年(1258),碛砂延圣寺发生火灾,……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存留的《碛砂藏》南宋原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板木,几乎就在这次大火中全部烧毁,现在存世的碛砂藏《大般若经》,几乎都是用元刊妙延寺版补配的。”

⑧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

⑨参见③和⑦。

⑪李际宁:“‘武林藏’之我见”,《佛学研究》1995年第四期。

⑫Soren Edgren, *L.V.Gillis and the Spencer Collection*,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993(2)

⑬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